

多由于气，气伤则血无以存”。从气血盈亏，动静虚实来探求血证之病机，殊足启迪后学。慢性肝炎因可见多脏腑之病候，故齿衄、鼻衄有阴阳虚实之不同，或肝脾两虚，统藏失职；或木火内燔，心胃淫热。这种截然不同的证候表现，是因为禀赋的差异、病程的长短以及治疗失当所造成。故欲控制出血，首当审察阴阳。另一方面，慢性肝炎之血证，有其特殊性，往往均可出现湿热邪毒之病候，姑以“毒郁于经”名之。阴虚证候之齿衄、鼻衄，乃湿热郁毒久羁，化火伤阴，络伤血溢所致，即使阳气虚弱的患者，亦不能忽视邪毒蕴伏的一面。故解毒一法，无论阴虚阳虚，均不可废。

慢性肝炎阴伤血溢，证见身热头痛，或低热缠绵，口干思饮，形体消瘦，舌红苔黄燥，脉弦大者，可用犀角地黄汤为主方，以水牛角(30~60克)代犀角，加升麻、元参、大小蓟、寒水石、知母、土茯苓、生军炭等。因阴虚肝旺、木火内燔，易动冲任之血，犀角、地黄能清心安

胃，兼泄木火，当为的首选。加元参、知母、寒水石，取其滋水救焚；升麻、土茯苓则为解毒而设；生军炭既能清泄热毒，又可凉血止血，临床应用，其效甚捷。但慢性肝炎迁延日久而致阳虚出血者，亦非罕见，其证面色浮黄、体倦无力，头晕神疲，稍劳则齿衄、鼻衄增多，大便溏硬不调，小溲深黄，脉弦虚大。此证不可误认阴虚，漫投凉血滋阴之剂，正如高士拭所云：“阳明经脉虚寒，其人秉质素弱，内则耗其精血，外则劳其形体，衄大出不止，用凉血滋阴药其衄反甚者，乃阳明阳气失职，必用人参、附子，补气以摄血，助阳以救阴，其血方止。”(《医学真传·衄血》)我对此类衄血，常以理中汤为主方，加升麻、贯众炭、土茯苓等多能取效。若中阳衰惫而余毒留恋，肢冷怯寒、口苦溲赤等寒热错杂者，则用附子理中汤加川黄连、生军炭、贯众炭等亦可奏功。总以扶助正气，温阳化毒，振奋机能，清泄余邪为治则，乃常法中之变法。

## 自拟暖肾养胎方防治屡产屡关证2例

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医院 林而奎主治 张寿余整理

林而奎老中医医六十五载，长于妇幼科。今举其运用自拟“暖肾养胎方”防治妇人屡产屡关有生无育征验案二则，介绍如下。

例1：黄妇某，1965年春诊治。本次妊娠为第5孕次，此前4婴均于2月龄前后，即发双足痿软，继则头项软垂不举，屡治无效，越十余日即夭折。今孕已两个月，要求给予防治。按初生婴儿头项足软者，骨髓空虚，精不足也；足肉痿弱者，形不足也。形精俱不足，故匝月而殁。经云：“形不足者温之以气”，“精不足者补之以味”，五软之证，固于先天受禀不足，当补母躯，填其精髓，补其血气，温养胎元。乃拟“暖肾养胎方”试之。方用：党参15克，白术8克，茯苓10克，炙甘草5克，当归头8克，川芎6克，白芍12克，熟地15克，鹿角霜15克，炒杜仲10克，肉苁蓉10克，枸杞子10克，补骨脂8克，山萸肉8克，川续断15克。每天一剂，当月服起，每逢月满便连

服三天。至妊娠第5月，诸药各加至二倍量合为一大剂，连服二大剂。妊第6月连服三大剂。妊至7月，胎儿毛发俱生，筋骨长成，先天初定，不必再服。经此治疗之后，黄妇足月顺产一女，不曾发生痿软之症。逾四月龄时，女婴体格壮健，精神活泼。

越一年，该妇第6孕次，在当地中医治疗，服药数月，产下一男婴，方及2月龄又发足痿项倾之症，越十余日不幸夭亡。再一年，该妇受第7孕，乃远道前来求方，余悉照前法施之，其后足月顺产一男，今已读高中，身体健壮，智力良好。

例2：丘氏妇，1975年诊治。该妇年方而立，已经六孕。前五胎均为足月顺产，并均在将满月时五软而殁。今已受孕两个多月，特来求治。诊知丘妇肺胃素有蕴热，乃于自拟“暖肾养胎方”中加入黄芩8克。其余药味及服法悉如例1，结果足月顺产一男，身体健康。